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記纂淵海卷五十

詳校官中書臣佘日煥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于　鼎

謄録監生臣湯師錫

記纂淵海卷五十　　宋　潘自牧　撰

性行部

有忌憚

經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懐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懐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懐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豈不懐歸畏此罪罟　豈不懐歸畏此簡書^並^^詩^　十目所

視十手所指其嚴乎記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
聖人之言語
史豈不欲徃畏我友朋左　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
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監臨下憚羣臣之瞻
仰唐太宗
本朝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老泉

無忌憚

經不愓子一人　乃罔畏畏　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

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　以蕩
陵德實悖天道（並書）小人而無忌憚也（記）不愧于天不畏
于人　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並詩）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狎大人侮聖人之言（語）
子出則為宗族患入則為鄉里憂小人之行也（家語）事君
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孟）齊人
有欲金者清旦衣冠之市適鬻金者之所攫金而去（列）

好憎尚怒小人哉文中子

史殺人不忌為賊　肆行無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　單旗劉狄剥亂天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於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凟鬼神慢棄刑法傲狠威儀並左

李斯曰三代之事何足法也　李斯請史官非秦語皆燒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並秦紀

敢為大言處之不疑漢武紀　秦滅六國上古遺烈掃地盡

矣史田儋傳宋康王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燒滅之以示威服鬼神為長夜之飲於室中室中人呼萬歲則堂上應之堂下之人又應之門外之人又應之以至於國中無敢不呼萬歲者天下之人謂之桀宋周紀矯制以令天下漢高五王傳姍笑三代蕩滅古法西漢表顓作威福廟堂之上西漢諸侯王表觸情妄行淮南王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郡蹈籍名都大羣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

量大人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漢梅福傳橫厲無畏忌欲以熏轑天下漢杜欽傳梁冀暴李固杜喬尸於城北四衢令有敢臨者如其罪漢質紀吳樹為荆州刺史辭梁冀冀鴆之出死車上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託以他事腰斬之漢桓紀戲弄神祇歌頌禍殃東漢隗囂傳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漢陳蕃傳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漢鄭玄傳祖珽私謂和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比宮車一日晚駕何以克終宜令皇太子早踐大位以

定君臣之分若事成中宫少主皆德君此萬全計也請君說主上令粗解當自外入表諭之於是上書齊主從之傳位於太子緯陳世祖 阮佃夫人納貨賄所餉減二百疋絹則不報書宋太祖 右司郎中馮翊喬知之有美妾曰碧玉知之為之不昏武承嗣借以教諸姬遂不還知之作綠珠怨詩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於裙帶大怒諷酷吏羅吉族誅之唐武后 來俊臣倚勢貪淫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自宰相以下籍其姓名而取之同上

武三思嘗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為善人於我惡者則為惡人耳唐中宗

盧杞秉政薦吏部侍郎關播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上嘗從容與宰相論事播意有所不可起立欲言杞目之而止還至中書杞謂播曰以足下端慤少言故相引至此曏者奈何發口欲言耶唐德宗

小人之慮遂以為天道難知為善未必福而為惡未必禍也唐中宗贊

李振曰此輩自謂清流宜投黃河為濁流唐紀

傳記上小堯舜下邈三王劉向戰國策序

集白晝攫金顔魯公坐位帖行與義乖言與法違韓文

本朝小人不主於禮義則無忌憚所以反中庸也二程語録

安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實録本傳

有顧藉

子齊景公問晏子曰為人何患曰患社鼠出竊於外入託於社灌之恐壞牆熏之恐燒木家語

史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左欲投鼠而忌器鼠近於器

尚憚不投西漢賈誼傳　社鼷不灌屋鼠不熏西漢靖王勝傳孔融薦禰衡於曹操衡乃著布單衣持三尺梲杖坐大營門以杖捶地大罵操怒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容之東漢妻子以累其心産業以重其志舍此以為非者有必不多矣漢殤紀　羅仇曰吾家世以忠孝著於西土寧使人負我我不忍負人也晉安紀

傳記稷蜂不攻社鼠不熏唐詩外傳

集雜草恐傷蕙孟東野

無顧藉

經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易繫辭

史史舉以苟賤不廉聞於世史甘茂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逆施之漢主父偃傳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敕之時意迺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壹為盜賊所汙遂行淫佚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漢原涉傳且被刑之人心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

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孔融傳

傳記楊國忠謂客曰某起家細微因緣椒房以至於是未知税駕之所終不能致令名更當取樂於富貴耳明皇雜録

表裏相應

經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易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　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

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　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並記

子中心達於面目　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　有諸內必形諸外並孟　源清則流清

源濁則流濁 文貌情用相為內外表裏[並荀]體痛者口不能不呼心悅者顏不能不笑[尹鄧子鄧析子篇] 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楊仲黎]

史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公孫弘傳] 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前漢刑法志] 形氣發於根柢兮柯葉彙而靈茂[西漢班固傳] 表曲者影必斜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漢紀] 木心不正則脈理皆斜[唐紀] 根朽者葉枯源涸者流竭[唐書吳兢]

集滿内而外揚楚辭厭着也白玉以為面懐琬琰以為心同上

泉竭則源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多條落者本孤六代論

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　未嘗聞有響大而聲微也

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閎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

並韓文温潤發於外其間韜璵璠　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所以讀君詩亦知君為人並白侍郎粹和絪緼積于中鏗鏘發越見乎文　五行秀氣得之居多者其色瀲灔於顏閒其聲發而為文章　既稟之而生亦有涯而落其文章貴壽之氣焰歟　孝弟為根柢神明枝葉之直方為天質禮讓緣飾之並劉賓客神歡體自輕韋應物集緼為志氣播為事業唐文粹

本朝柳公權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孔氏續世說腹有詩

書氣自華_{歐公集}　人之不學者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則語言無味_{山谷集}

表裏不副

經象恭滔天_書　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_詩　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_語　色厲而内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_語

子聲聞過情_孟　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説見豺而戰_揚

_魯人縫掖實非儒行_劉

史外強中乾左宋肥義曰公子章聲善而實惡周紀絳灌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漢陳平傳多聲過實史記表絡色厲而膽薄高幹有雄志而無雄才東漢張磔絪羅而自理甚疎高紀猷高仙芝謂程千里曰公面雖男子心如婦人唐紀迺碿中而玉表唐賈耽傳齊著作郎祖珽有文學多技藝而疎率無行嘗為高祖中外府功曹因宴失金叵羅於珽髻上得之陳世祖本朝潘郎曉踏河陽春明珠白璧驚市人那知望拜馬

蹄下胷中一斛泥與塵坡詩

言行相顧

經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記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記緇衣注言不高於行行不高於言言行相副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記中庸注慥慥言行相應之貌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並語子聖人言行不失毫釐荀子言取而行違溫彥博惡之文中

子

能言不能行

經靜言庸違書　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記　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語

子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孟　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荀　孔子讀而儀秦行揚淵騫

史羣臣上言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何事汚七

十二代之編録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虚美必髠令

屯田既上讀河圖㑹昌符幸泰山禪祭地於梁陰漢光武

魏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

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懐雄圖鋭氣一朝頓

盡梁高祖

牛僧孺口道先王語行如市人唐書本贊

集遇客多言愛山水逢僧盡道厭嚣塵玉潭泉畔松間

宿要見經年無一人白樂天

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曽

見一人唐僧靈徹

矜持

經率履不越詩　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珮之聲升車則有和鸞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　砥礪廉隅　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　不戲色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　行中規還中矩　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　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並記　君子矜而不爭語

子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荀儒效　為冠所以莊其首也為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劒佩鏘如皆所以防其躁也文中子

史斷斷自修整穀梁傳莊公　如布帛之有幅左　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　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巳並國語　進退容止非禮不行西漢董仲舒　霍光出入省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眡之不失尺寸西漢本傳　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

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為儀表東漢張堪傳　陳登處身循禮非法不行東漢陳球傳　雖在燕居必以禮自整東漢仇覽　君子當正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耶三九十　謝弘微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婢僕之前不安語笑南史宋高祖　傳記南山有文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衣毛而成其文章也烈女傳　楊愔曰裴讓兄弟都無鄉音三國典畧　集余好修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　新沐者必彈冠

新浴者必振衣 並楚辭 與人有畛域不為戲狎 韓文

本朝趙光逢規矱自持 柳仲郢私居束帶正色 並孔六帖

持重

經 易 虎視眈眈 重其體貌也 正色率下 書 其容不改出言有章 詩 坐如尸立如齊 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 君子之容舒遲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 山立時行揚休玉色 不

旁狎並記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並語

集與人有畛域不為戲狎唐文粹

本朝包孝肅未嘗有笑容人謂包希仁笑比黄河清筆談

放蕩

經欲敗度縱敗禮　不矜細行並書不知其秩常詩也　載號載呶同上

子猖狂妄行莊

史使酒難近西漢季布傳數以酒失過丞相西漢灌夫䟃弛之士西漢武紀師古曰無檢局也弛者放廢不遵禮度也儻蕩音蕩西漢陳湯傳師古曰無行檢也為人失音鐵蕩西漢揚雄傳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同上何晏與夏侯玄荀粲王弼之徒競為清談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糟粕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魏邵陵厲公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與陳留阮籍兄子咸河内山濤河南何秀琅邪王戎沛人劉伶特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

魏元紀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忽容止之表瀆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甚者至於裸裎褻慢無所不至晉惠紀時王澄胡毋輔之等皆以放任為達或至裸體晉書樂廣傳文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晉書阮籍傳隣家少婦美色當壚沽酒籍嘗詣婦飲醉便卧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同上阮咸素幸姑之婢姑當歸於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從咸聞之借馬追既及與婢累騎而還晉書本傳王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取獻

之琴彈之晉書王徽之傳謝鯤任達不拘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鯤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晉書本傳謝安愛好聲律朞功之慘不廢妓樂晉書王坦之傳

秘書監謝靈運好稱疾不朝時或出郭遊行且二百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以貴陵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宋太祖

温庭筠薄於行無檢幅多作側辭艷曲唐書本傳脫冠露髻諠譁自恣唐莊宗

傳記阮籍嫂嘗歸家籍相見與别人或譏之曰禮豈為

我輩設耶世說　王澄嘗之荆州送者傾邑所别樹上有鵲巢澄便脫衣着犢鼻上樹探鵲鷇而弄之旁若無人晉中興書　謝郎中云王修載樂託之性出自門風　王武子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子好驢鳴可各作聲以送赴客皆一時作驢鳴並世說　史丹儻蕩無檢阮籍不拘禮教孔白帖縱逸類　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迴杜牧之為御史分務洛陽有李司闕者罷鎮閒居聲妓為當時第一嘗開筵以杜持憲不敢邀致杜遣客達意李馳書招之杜聞命遽來時女

妓百餘人皆絶藝殊色杜獨坐南行注目瞻視引滿問李曰聞有紫雲者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大笑諸妓亦皆回首破顔杜又自飲三爵即吟而起本事詩杜牧佐宣城幕聞湖州多奇麗往遊之刺史崔君張水嬉使州人畢觀令杜牧閱之牧因見一女娃期之曰吾不十年來守此郡不來從適洎牧守湖州女已從人三載矣牧因賦詩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雜記張祜客懐南幕中赴宴杜牧同坐有所屬意索骰子賭酒微吟曰骰子逡巡裹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祜曰但知報道金釵落髣髴

還應露指尖 撫言

集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 魏文帝與吳質書

慕天席地縱意所如 文選

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以虛薄為辨而賤名檢以放蕩為通而狹節信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 干令升總論

少年氣真狂有意與春競 韓集

野鳥終難縶 元微之

醉來擬共天公爭 杜荀鶴

酒腸寬似海詩膽大如天 又劉

本朝醉後粗狂膽滿軀 東坡詩

威儀

經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威儀反反 重慎 威儀抑抑 謹密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　令儀令色 並詩 威儀容止宣著　端行頤霤如矢　朝廷濟濟翔翔君子之容舒遲　山立時行揚休玉色 注揚讀為陽 赫兮咺兮者威儀也 並記 趨進翼如也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 並語 容止可觀進退可度 孝經 子步中武象趨中韶濩 荀 君子貌重則有威 揚

史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　北宮文子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　君子在位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並左史

魯徐生善為容為禮官　霍光每出入省

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西漢霍光傳）

威儀之盛如主如璋（西漢班固敘傳）進止皆有表識（東漢馮異傳）儀貌堂堂國之輝光（東漢）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後漢蔡邕傳）温彥博進止詳華人拭目觀　張珀舉止都雅　裴休為人醖藉進止雍閒　馮定端凝若植　權德輿動止外飾其醖藉風流為縉紳羽儀（並唐書）

集風儀與秋月齊明（文選褚淵碑）賀琛為散騎常侍梁主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

雅故人呼之藝文志　巉巖容儀削成風骨李白文　風儀甚雅

劉賓客　日光玉潔李漢韓文序

無威儀

經而無望兮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

為　威儀不類　威儀幡幡並詩

史視流而行速　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

俯子貢曰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並左　張敞

為京兆尹無威儀罷朝走馬章臺街自以便面拊馬西漢

本傳蓋怍俛首刮席不敢視東漢劉玄傳

李程簡脫無威儀韓思彥儀矩梗野並唐書本傳

記王戎簡脫不持儀刑好乘巴滇馬雖為三司率爾私行巡省園田不從一人以手巾插腰戎故吏多至大官相逢戎輒下道避之竹林七賢詁

風度

史王商為人多質有威重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單于來朝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嘆曰此

真漢相矣西漢本傳為人明徹鬚髮眉目如畫東漢馬援傳燕頷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封侯相也東漢班超蔡邕狀異常人每行觀者盈集東漢本傳凜凜皜皜焉其與崑玉秋霜比質可也東漢孔融裴楷目夏侯玄云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　衛瓘見樂廣而奇之曰此人如氷鏡見之瑩然夏侯湛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師謂之連璧　王戎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　裴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時人

謂之玉人　衛玠風神秀異見者以為玉人　王濟俊
爽有風姿每見玠輒嘆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語人
曰與玠同遊若明珠之在側恍然照人　嵇康長七尺
八寸美音氣好容色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
鳳姿天質自然（並晉書本傳）　王衍神姿高徹如瑶林瓊木自
然風塵表物（晉書王戎）　顧榮少有珪璋符采奕徹（五行晉書）　王衍
每持玉柄麈尾與手同色（晉王衍）　王羲之見杜乂而目之
曰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晉書本傳）　王恭美姿

儀人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晉王恭桓玄曰劉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晉紀褚彥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宋書本傳姿貌修潔與圭璧等質王智宋紀齊和士開曰琅琊王儼眼光奕奕數步射人陳紀李繪儀貌端偉邢晏曰若披雲霧如對珠玉北史李渾風神洒落南史宋璟風度凝遠唐書本傳王彧美風姿為一時推許袁粲見之嘆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哺歠亦復可觀宋書本傳上嘗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

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目送之（唐玄宗）李義琛神情爽拔（唐書本傳）帝每用人必曰風度能如九齡否（唐書張九齡）日角珠庭非庸人相（唐李珏）郭子儀風姿若神人望之岩岩如華山（郭子儀家傳）鄭畋姿采如峙玉　蕭遇風采整峭　崔澹舉止秀峙時謂玉而冠者（並唐書本傳）孔季翔永昌初擢制科陳子昂常稱其神清韻遠可比衛玠（唐書）房琯見德秀歎曰見紫芝之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唐元德秀）姿宇魁秀（唐書魏蓦）崔遠風姿峻

整世目為飣坐梨新唐書本傳

傳記衛玠從豫章下都人久聞其姿容觀者如堵牆

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照映人　山公曰嵇叔夜之

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

崩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遊龍　岩岩清峙

壁立千仞並世說　張緒少而閒雅風流吐納觀者忘疲永

明主見靈和殿前柳條嫩弱披靡可愛嗟賞曰此楊柳

風流可愛似張緒少年楊松玠談藪　唐蔣凝美風標每到朝士

家以為祥瑞朝士中號為玉筍班北夢瑣言李白神氣高朗

軒軒若霞舉酉陽雜俎

集情純潔而罔薉兮姿盛質而無愆金相玉質並楚辭

天姿玉裕應瑒建章臺詩江漢炳靈文選清如玉壺氷鮑明遠白頭吟河

目龜文公侯之相劉孝標辨命論金昭玉粹顔延年曲水詩風標秀舉

清暉映世齊故安陸碑天骨踈朗牆宇高巍文選三國名臣贊姿狀

嶽立靡然屬目陳子昂風情踈朗霜明月湛之姿氣骨端

嚴雪白氷清之潔駱賓王秋水為神玉為骨眉宇真天

人

魏侯骨聳精神緊華嶽峯尖見秋隼 炯如一段清水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 符彩高無敵玉府標孤映 並杜詩

皎皎鸞鳳姿飄飄神仙氣 符彩照滄溟精輝陵白虹

裴公有仙標拔俗數千丈 並李太白

愛其風骨粹美無可揀 韓文

見王也 馬燧

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 並韓文

人之異在乎風神之清濁不在於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 裴度寄李朝書

觀者識承平王孫故態 分明氷玉容並柳集 珠生照乘光氷瑩環坐熱 星辰讓光彩並元稹集 若霜鴻清唳松雪孤映李義山 石骨無濁肉 飄飄鶴骨仙並孟東野 神仙餘氣色列宿炳輝光劉叉文 秀氣獨禀皇甫湜祭柳宗元文 眸子瞭然炯炯清立望之真白圭振鷺也皇甫湜 風儀秀偉神氣深厚即之如鏡望之如春杜牧之 眉宇儼圖畫神秀謝朝輝同上 清潤潘郎玉不如唐楊巨源 生而美姿河目海口王維集 玉山迴立瓊樹無對劉長卿 明眸白晳玉潤珠輝美秀備於儀

容風流發於言笑王建集英盼橫溢神鋒秀發孫可之文野鶴無俗質唐文粹孟浩然骨貌清淑風神散朗唐楊士源孟浩然詩序本朝氣剛而毅望之可畏色粹而仁近之可親歐公集紫芝眉宇傾一坐笑語但聞雞舌香韓侯氷玉人不可塵土雜並臨川集風采鑠雲烟氷壺貯秋水並東坡詩

醜惡

經六極五曰惡書乃見狂且詩

子厲之人夜半而生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

似已也莊

史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左今子少不颺注顔貌不揚顯左

田蚡為人貌侵短小也西漢本傳

蔡義為丞相短小無鬚潰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兩吏扶夾乃能行西漢本傳

張孟陽醜每出人惡之擲瓦礫盈車孫秀形陋短小奴僕之下者也並晉書

歐陽詢貌甚侵陋唐書本傳

盧杞貌陋而色如藍人皆鬼視之舊唐書本傳

傳記劉伯倫形小貌醜晉書林本傳云容貌甚陋

文雅

經好古博雅君子書序

子君子安雅　雅文辯惠之君子　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並荀

史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前漢河間獻王贊　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西漢　經書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西漢薛宣傳

劉愷辭氣高雅後漢　山簡性温雅有父風晉書　雅有遠韻

晉書庾凱傳　謝安文雅過於王導晉書　張九齡文雅為帝知唐書

本傳

集文雅涉風騷杜詩　霜松貞雅節月桂朗冲襟駱賓王　笑語

和風騷雍容事文墨皇甫湜

本朝文采風流諸謝上陳後山詩

鄙俗

經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

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語

子有俗人者有俗儒者（荀）

史家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史記孟嘗君傳）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西漢賈誼傳）俗儒不達時宜（西漢宣紀）

集抗塵容而走俗狀（文選）

揚善

經君子遏惡揚善（易）彰人之善美人之功（記）

子不沒纖芥之善不掩螢爝之光（劉）

史子貢喜揚人之美（史記本傳）曹丘生謂季布曰僕將捉足

下之名於梁楚間漢書丙吉為丞相於官屬掾吏務掩惡揚善西漢本傳禰衡稱劉表之美盈口漢紀獻房玄齡曰餘人不足惜至於杜如晦王佐之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世民驚曰微公言幾失之唐高祖禮部侍郎崔郾試進士公卿咸祖道武陵後至謂郾曰君方為天子求奇才敢獻所益出袖中書搢笏為郾讀之乃杜牧所賦阿房宮武陵曰請以第一人處之郾謝已得其人至第五郾未得武陵曰不爾宜以賦見還新唐書吳武陵傳

集東野吃吃說足下不離口韓文柳惟深充江東路判官出廵其有非常之政裕於人者必舉其課績又以文釆殷勤歌詠之俾其風謡頌聲聞于他部達于京師而後已柳文柳渾行狀

本朝唐楊敬之贈項斯詩曰幾度見詩詩盡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相逢說項斯南部新書錢易撰

勸善

史子文無後何以勸善　叔向社稷之臣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並左

蔽賢

經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語

子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孟

史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闔郡至不薦一人是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漢武紀　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

通人故世陵夷西漢李尋傳通人謂薦達賢才也　杜密曰劉勝知善不薦自同寒蟬東漢書　唐彬當世英彥見彬莫不欽悅稱之於文帝帝問孔顥顥忌其能良久不答陳騫曰彬為人勝騫甚遠帝辟彬為屬他日謂孔顥曰近見唐彬卿受蔽賢之責矣晉書

集好蔽賢而嫉妬楚辭知善不言與嚚瘖同柳文序

嫉妬

經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書

子愚者好專事而妬賢能抑有功而濟有罪　士有妬友則賢交不親君有妬臣則賢人不至　小人不能則嫉妬怨誹以傾覆人　害良曰賊　隱良者謂之嫉並荀

日月欲明浮雲蔽之藂蘭欲茂秋風敗之文中子

史屈原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厚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害其能王使屈原為憲令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不與因讒之　藺相如為上卿在廉頗之右頗曰我

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居
上且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必辱之
韓非使秦王未之信用李斯姚賈害毀之王以為然下
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自殺並史記本傳 妬賢嫉能有功
者害之賢者疑之史記漢高紀 天子議以賈生為公卿絳灌
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
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疏之不用其議史記本傳 翟方
進舉明經遷議郎時宿儒有胡常與方進同經名譽出

方進下乃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西漢本傳公孫為人意忌史記本傳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西漢鄒陽傳初孫臏與龎涓俱學兵法涓自以能不及臏乃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欲使終身廢棄周紀有妬娼之心西漢五行志王式為博士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為魯詩宗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無庸歸今日諸生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公曰經何以言之式

曰出曲禮江公曰何拘曲也式恥之陽醉逷墜地式古字

容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强勸我竟為豎子所

辱西漢王式傳　董仲舒言道德見妬於公孫李廣奮節於匈

奴見排於衛青東漢馮衍傳　唐彬當世英彦見彬莫不欽悦

稱之於文帝文帝問孔顥顥忌其能良久不答陳騫曰

彬為人勝騫遠甚帝辟彬為屬他日謂孔顥曰近見唐

彬卿受蔽賢之責矣晉書　蕪封裕曰已無骨鯁嫉人有之

外似柔謹内實忌克梁高祖　孔頵達老師宿儒恥出其

晉紀

下陰遣客刺之隋書本傳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巳右及為上所厚勢位將逼巳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啗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劒唐書

傳記馬融筭渾天不合名鄭玄令一筭便決及玄歸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欲追之左右曰玄亦疑下土下水上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語林天寶初帝顧林甫曰嚴挺之安在其材可用林甫

退名其弟損之與道舊諄復欵曲且許美官因曰天子視絳州挺之也厚要當以事自觧歸得見上且大用因紿挺之使稱疾願就醫京師林甫已得奏即言挺之春秋高有疾幸閒官得就養唐書嚴挺之傳盧杞居相忌能妬善小不附者必致之於死惡顔真卿之直言令奉使李希烈竟殁於賊唐書本傳

集世溷濁而嫉妬　衆僉皆以妬賢孤聖特而易傷並楚辭

人惡俊異俗疵文雅　斷善害能醜正惡直肆其噤

害則皆妬之徒也　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並選文

靜思屈原沈遠憶賈誼貶椒蘭爭妬忌絳灌共讒諂

妬腸務生敵　忌者畏人修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並韓集

來時畏有他人上截斷龍胡斬鵬翼元稹集　權臣妬

逸才心如斗筲窄文粹

讒譖

經誣善之人其辭游易　讒說殄行　起信險膚　協比

讒言並書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哆兮

侈兮成是南箕箋云箕星舌廣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捷捷幡幡謀欲譖言　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注蠅之為蟲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盜言孔甘亂是用餤　無罪無辜讒口嚻嚻並詩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語　子傷良曰讒旨揺唇鼓舌擅生是非莊　墨子所以悲絲

楊朱所以泣岐路以其變為青黃迴為左右也　點素為緇並劉讒妬之人必好聞人惡惡聞人善　讒邪之蔽善人也猶朝日洞明霧甚則不見天沙石至淨流濁則不見地雖有明淨之質而不發明霧水蔽之也並劉賓客昔直不疑未嘗有兄而讒者謂之盜嫂第五倫三娶孤女而世人云笞婦翁此聽虛而責響悖情倒理罔之甚也劉傷讒

史猶有內讒　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

慝以誣盛德謂之窮奇（並左）若衆口之鑠金（國語）言之太甘其中必苦譖在中矣（國語晉）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譖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吳王乃使使賜子胥屬鏤之劒以死（史記本傳）屈原為憲令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踈屈平（史記屈平傳）積毀銷骨（史記張儀傳）范雎謬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臣居山東時齊知有孟嘗君不聞

有王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今自百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周紀田蚡曰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睥睨兩宫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功史記灌夫傳絳灌譏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居家盜其嫂今大王令護軍受諸將金漢文紀張湯曰嚴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

不可治助竟棄市（漢武紀）孔墨之辯不能免於讒諛（西漢鄒陽傳）師丹使吏書奏吏書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徧持其書上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漢成紀）讒言蠱生（西漢中山王傳）馬援在交趾嘗以薏苡實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援欲以為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土珍怪卒後有人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還載皆明珠文犀（東漢本傳）邪徑敗良田讒言敗善人（荀悅漢紀）周公大聖而四國流

言樂毅王佐而被謗騎劫巷伯有豺獸之慨蘇公興飄風之刺惡直醜正何代無之晉書玄宗曰是子妬賢嫉能舉無比者新唐書李林甫傳

傳記三人成虎十人撓椎衆口所移毋翼而飛戰國策衆口鑠金俗說有美金衆人咸共詆訾言其不純賣金者欲其售因取鍛以見真偽此為衆口鑠金風俗衆口所毀浮石沈木陸賈

集鴟鴞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疏

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　飛塵𦂳清流朝雲蔽日光秋蘭豈不芬鮑

肆亂其芳晉傅玄飛塵篇　積毀銷金積讒磨骨江文通書　飛金沈羽

蔣子萬機論　欲構南箕成貝錦文選　青蠅一相點白璧遂成冤

羣誣成罪聖人不能救並陳子昂集　讒口到骨杜甫祭房相文　黄

金銷衆口白璧竟難投　白璧何辜青蠅屢前羣輕折

軸下沈黄泉衆毛飛骨上凌青天萋斐暗成貝錦粲然

泥沙聚埃珠玉不鮮交亂四國播于八埏拾塵掇蜂疑

聖猜賢擢髮數罪罪乃孔多傾海流奔惡無以過積毀

銷金沈憂作歌並李太白集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蟲三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輒籍記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讒于帝以求饗以是人多謫過疾癘夭死柳文罵尸蟲　側肩帖耳有舌如刀韓文　喑噛堪銷骨潛飛有禍胎　蚑蚋與利嘴枳棘與鋒鋩　巧隨清影觸處行好學春鶯百般囀讒譖消骨髓並元稹集　巧言構人罪至死人不疑　如有膚受譖久則瘡痏成並白侍郎　蒼蠅點難祛貝錦方織好丹非素變白成黑李義山　白璧衆求瑕素絲易成汚物韋應　人或

雁譖比肩狐疑借有解紛毀輒隨之（劉賓客）蒼蠅點垂棘
巧舌成錦綺（盧仝）常恐衆毀至春葉成秋黃（孟東野）微瑕懼
掩瑜（温飛卿）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李深之）鑠肉銷
骨（皇甫湜）每被銷於凶　初因起毫髮漸可離骨肉　嘉
木忌深蠹哲人悲巧誣（並唐文粹）
本朝自從蒙衆說日月遭蔽虧（歐公詩）積毀銷骨巧言鑠
金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東坡文）天螻伏隙録人
語射工含沙須影過（黃魯直詩）止棘之詩垂之六經宜乎以

爾刺讒人之亂國誠可嫉而可憎歐陽公蒼蠅賦

樂善

經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書衛文公臣子多好善　愛莫助之　好賢如緇衣　彰人之善美人之功　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並記君子成人之美　見善如不及並語子樂善不倦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並孟史晉叔向適鄭鄭鬷蔑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下執

其手以上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左）鮑叔既進管仲

以身下之（史記）鄭當時推轂士及官屬丞吏常引以為賢

於己聞人之善言進之上惟恐後諸公以此翕然稱鄭

莊（前漢本傳）何武為人好奬人之善為內史厚兩龔在沛郡

厚兩唐及為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

漢武帝讀相如賦而善之曰朕不得與此人同時哉

（並同上）聞人之善若出諸口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薦達

賢士多所奬進知而未言以為己過（孔融傳）天下之賢故

為天下所惜王坦之答謝安書　好賢樂善情如饑渴通鑑　楊敬之推愛項斯為詩所至稱之唐書本傳　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休通鑑

集田文之愛士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嵇叔夜絶交書　片善經心揖虞宣於蔡席一言合道接然明於鄭階　片善必甄揖虞翻於東箭一言可紀許顧榮以南金並駱賓王集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為巳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巳韓愈與陸員外書　一字愜

心金玉不顧片言合趣布褐無間呂和叔文

本朝文忠公見子瞻書語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蘇子由集歐陽文忠公喜士為天下第一冷齋夜話寇萊公聞一善薦道推輓不進用不已五朝言行録

服善

子孔子見老聃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歟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莊項槖年七歲為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淮南

史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　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左並韓信募生得廣武君者有縛致麾下信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西漢信傳漢文帝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西漢本傳上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漢成紀魏徵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唐太宗上說曰理到之語不得不服朕以私愛忘公議鄉者之忿自謂不疑及聞徵言方知理屈同上杜淹對太宗曰天下之務當盡至公善則從之德彝

所言直得大體臣誠心服不敢遂非唐太紀　蕭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唐玄宗　蘇廷碩為中書舍人李嶠曰舍人思若湧泉吾所不及唐書本傳

記李相讀春秋誤以叔孫婼勑畧反呼為勑畧有小吏曰某緣師受誤呼文字今聞相公呼婼為妬方悟之耳公曰不然因檢釋韻果勑畧反公大慚號小吏為一字師摭言

集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文選集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韓文衆口貪歸美何顔敢妬姝元微之集本朝温公退居洛陽每論當世人物必曰吕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心誠服之劉諫議集蔡天申得温公撰吕獻可墓銘以獻王安石天申初欲中温公安石得之掛壁間謂其門下士曰君實之文西漢之文

也（聞見錄）昔吾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東坡文）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効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東坡進陸贄奏議）

不服善

史藺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居上且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必辱之（史記本傳）揚雄著太玄

劉歆觀之曰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西漢本傳孔穎達議論為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恥出其下隋書本傳

傳記揚雄作太玄造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論衡

疾惡

經噬膚滅鼻无咎易除惡務本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並書夫也不良　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並詩公家不畜刑人

大夫弗養士遇之途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

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惡惡如巷伯並記子曰非吾徒也

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

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見不善如探

湯並語

子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不能黙其色見幼者不能盡

其辭雖有疾風㬥雨吾不入門矣家語立於惡人之朝與

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孟姦人之雄聖主所

以先誅荀　為不善乎幽闇之中者鬼得而誅之莊　草茅不去則害禾稼盜賊弗誅則傷良民管明法　梟鳴出聲人皆惡之魯連　墨子非樂不入朝歌　蝮蛇不可為足虎豹不使緣木並淮南

史祭仲曰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　周任有言曰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石祈子曰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

補　不如殺之無聚慝焉　除君之惡惟力是視　季文子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投諸四裔以禦魑魅　右師為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　鄭然明曰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　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　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　去疾莫如盡以上並左傳　君子惡惡疾其始穀梁五　子貢不能匿人之過史記　肥義

曰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史趙世家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漢劉向傳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漢武紀灌夫頴川人宗族豪横頴川謡曰頴水濁灌氏族西漢本傳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西漢鄒陽傳注曾子至孝以勝母之名不順故不入紂作朝歌之音不時也朱雲欲以上方斬馬劒斷佞臣頭西漢本傳車如雞棲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東漢朱震傳越楚之竹不足以書其惡東漢隗囂傳張綱分行州郡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東漢本傳

清心忌惡范滂張儉東漢黨錮序 王允剛稜疾惡東漢本傳范滂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為害民豈以汙簡札哉漢桓紀 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同上李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漢紀 宗資以范滂為功曹滂尤剛勁疾惡如讐漢桓紀 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剪皆合人望漢靈紀 陽球

見帝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前雖誅王甫段

熲葢狐狸小醜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

鴟梟各服其辜同上荀公達之去惡不去不止荀攸祖逖牙

門童建殺新蔡内史童啓降于後趙勒斷之曰逃吏吾

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深德之通鑑晉傅玄每有

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

是貴游懾伏臺閣生風晉書玄傳疾惡如仇同上莁筋醢骨抽

舌探肝南史侯景傳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

惡難盡隋恭紀　惡木垂陰志士不息盜泉飛溢廉夫不飲唐后妃傳　王義方乞誅姦臣於白日唐書　天后時酷吏放歸草澤終身不齒唐玄宗　熊執易疏論裴延齡相以示歸登登動色曰願竄吾名雷霆之下君難獨處唐歸登傳　贄上言裴延齡妄誕小人用之交駭物聽唐德宗　德宗欲遂相裴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唐書陽城傳　元稹倚宦官知制誥武元衡厭鄙之食瓜蠅集其上元衡揮以扇曰適從何處來遽集於此唐書武元衡傳

傳記水名盜泉仲尼不漱（語撰考讖）耳聞所惡不如無聞目見所惡不如無見（呂氏春秋）盧奐累任大郡凡治姦惡既斷罪又以所犯刻石豎其門時謂記惡碑（王元祐開元天寶遺事）鍾離意曰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東漢紀）

集要領不足以膏蕭斧名字不足以汙簡墨（陳琳檄）鷹揚虎視肅清違慢（傅咸中丞箴）剛腸疾惡（山巨源絶交書）簡上霜飛筆端風起（崔豹御史箴）董卓稱亂徒藉羣雄之手王莽偷安卒

成光武之業故市耀臍燈府傳飲器梁任孝恭檄文弘量不以容非文選王文憲集序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猛虎行疾惡懷剛腸杜詩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韓原道守正為心疾邪不懼柳文魯司寇三日之間戮正卯於兩觀之下漢司隷一句之內取張朔於合柱之中李義山文閒惡若已讐柳文暴虐得於天生憸悍著於心中抵冒刑憲縱盜胸臆法所惡者爾皆為之白晝九衢指憎萬手杜牧之膚革既平雖疥癬而必去豺狼已斃在狐鼠而宜除柳文

本朝常情共惡人將不食其餘（歐公集）　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睢盱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韓子所謂竊斧者乎抑真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人可知矣（東坡書唐六家書後）　聊借舊史誅姦強雖無尺箠當寸刃口吻排擊含風霜（並東坡詩）　有刀難割公閻腹無木可梟元海頭（邵堯夫詩）

懲惡

經怙終賊刑　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三細不宥

並書

史裴豹隸也著於丹書左懸頭槀街西漢陳湯傳

集聲其惡於天下也柳文辯侵伐論

黨惡

經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書教猱升木詩

子是輔桀也孟

史助桀為虐西漢張良傳日夜縱臾西漢衡山王傳假賊兵為虎翼者也西漢賈誼傳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宄者殘良民後漢王符

傳

見非不舉聞惡不察漢殤紀是為虎傅翼也通鑑三國魏史

傳記籍賊兵而齎盜食者也戰國策

本朝蘇舜欽監奏院因十月賽神會館中同列御史劉元瑜彈擊下獄坐監主自盜削籍同坐者皆坐斥劉謂時相賈昌朝曰與公一網打盡張師正倦游録

同惡

經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注君臣相承為惡如一詩衛君無道夫人無德詩序相覿以貨相賂以利記

史同惡相求如市賈焉 左 凶德參會 西漢灌夫等贊 招呼元惡以自營衛專為羣逆主萃淵藪 東漢孔融傳

傳記豹則虎之弟鷹則鷂之兄 古樂府

掩惡

史為賢者諱也 穀梁 孔子曰臣子不可以言君親之惡為諱者禮也 史巫馬期傳 大臣有坐不廉者不曰不廉曰簠簋不飭坐汙穢淫亂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 西漢賈誼傳 張安世為光祿

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翻水漿耶如何以小過成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誣汙衣冠其隱人過失皆類此西漢本傳丙吉為丞相於官屬掾吏務掩過揚善同上戴聖九江守行治多不法何武為刺史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西漢何武傳

傳記忠臣令誹在已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執朴為司空民非子罕

而善其君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爲三歸之臺以掩桓公之非戰國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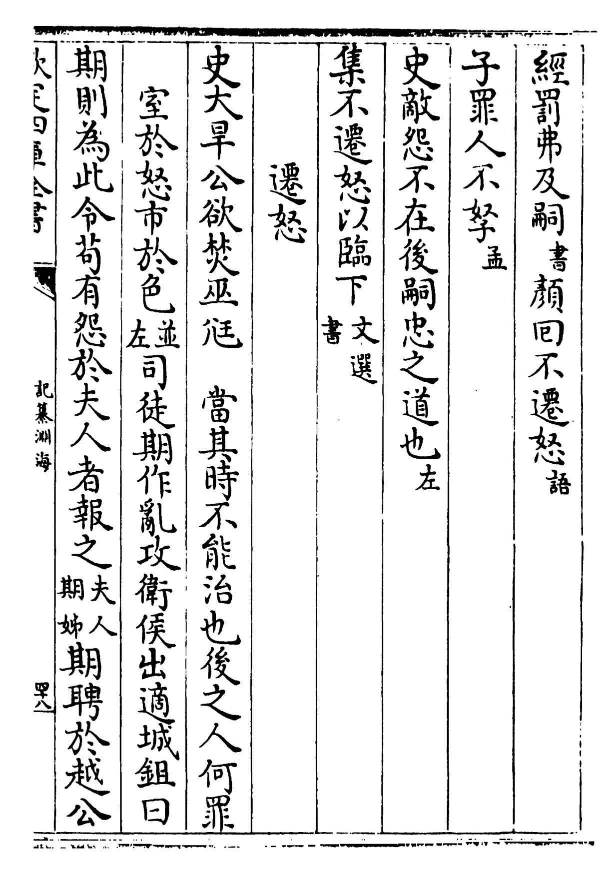
揚惡

子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孟

史欲摘觖以揚我惡西漢孫寳傳觖謂挑發之也　訐揚幽昧之過西漢趙后傳

集好蔽美而稱惡楚辭

不遷怒



經罰弗及嗣書顏回不遷怒語

子罪人不孥孟

史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左

集不遷怒以臨下文選 書

遷怒

史大旱公欲焚巫尫　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

室於怒市於色並左　司徒期作亂攻衛侯出適城鉏曰

期則為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夫人期姊　期聘於越公

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太子者注怨期而及其姊為夫人者遂及夫人子左信襲破齊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以酈生為賣已乃烹之漢高紀趙王倫怒解系曰我於水中見蟹尚惡之況此人兄弟輕我耶此而可忍孰不可忍遂害之晉書苻堅聞桓温廢立謂羣臣曰温前敗灞上後敗枋頭不能思愆自貶方便更廢君以自說諺曰怒其室而作色於其市其温之謂矣晉簡文紀李振屢舉進士竟不中第故深疾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

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唐昭宗）

傳記太公曰不愛人者盡其胥餘（胥餘里落之壁也 尚書大傳大戰篇）遷怒所至毁及高曾（史通）憎其人者惡其餘胥（說苑立則篇）

晉新安王遵曰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況諸桓乎（晉中興書）

本朝怒移水中蟹（坡詩）

記纂淵海卷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記纂淵海卷五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侯日焕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于鼎

謄録監生臣湯師錫

記纂淵海卷五十一　　宋　潘自牧　撰

識見部

委順

經樂天知命故不憂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並易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　君子居易以俟命　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並記用之則行舍

子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　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並孟當死不懼在窮而戚知命也列子知命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　子貢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　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孔子曰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並莊子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文中子

史知命不憂　乘流則逝得坎則止（並漢賈誼傳）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揚雄傳）黃憲隤然其處順（東漢本傳）郭璞遇顏含欲為之筮含曰自有性命無勞著龜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著定命論以釋之（宋世祖）李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所可避皆委之於命耳（唐明宗）傳記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怨（劉向新序）

集委命順理與物無患張華鷦鷯賦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嵇康琴賦歸老任乾坤杜詩進取果由命不由趨險難元稹集貧賤非不惡道在何足避富貴非不愛時來當自致　寘懷齊寵辱委順隨行止　時邪命邪吾其無奈彼何委邪順邪彼亦無奈吾何夫兩無可奈何然後能寘至順而合大和　客問樂天憂病否樂天知命更無憂並白侍郎集悠悠天地間委順無不樂張九齡集日有糲食歲有粗衣饑寒獲同骨肉相保此亦熙熙委順之外

益自安也白傅集　何去何從罷龜策之臧否自開自落任天地之榮枯唐文粹

本朝齒髮付天公缺壞不可修坡詩

待時

經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並易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語

子雖有鎡基不如待時孟

史姑務修德以待時乎 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並左） 戢鱗潛翼思屬風雲（晉宣帝紀） 王猛斂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王猛傳） 陸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撩自落（梁世祖） 元魏于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北史本傳） 集貴賤貧富不可求兮正身履道以俟時（曹大家東征賦） 雖無玄豹姿且隱南山霧（謝朓詩） 仲尼旅人文王明夷苟非其時聖賢低眉（李太白） 天馬長鳴待駕馭（杜詩） 未展從東駿空

戰圖南翼駱賓王　勉哉耘其業以待歲晚收　填窓塞户慎勿出暄風暖景明年日並韓詩　低回且向籠間宿奮迅終須天外飛白樂天　潛龍須待一聲雷杜牧之　六翮未因風武伯蒼　龍蟠泥中未有雲不能生彼昇天翼張文昌　夭矯太空鱗曾為小泉蟄孟東野　夫豫章珠璣鏌鋣毛嬙終不慮隱櫃撓櫃一作櫝撓一作燒帷之為患而臃腫礫石鉛鈍宿瘤之排蔽但發有疾徐耳權德輿　蟄龍三冬卧老鶴萬里心唐文粹　冬去氷須泮春來草自生馮道

本朝徘徊且垂翼會有秋風時歐公集　龍不冬躍螢能夜飛君子小人各有其時邵堯夫

不知命

經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語

子怨天折者不知命者也　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並列子

史屈原至江濱懷石自投汨羅以死史記本傳

知足

經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氷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　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

分無求多並記

子知足常足知足不辱老子知者不為不足莊子福莫長於無禍荀子勸學士不通財貨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大夫不為長圃荀名進身退天之道也管子天下有至富而非金玉也適情知足則富矣淮南子錦繢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

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孔叢子知足者則能肥
遁勿用頤光山林紆鸞龍之翼養浩然之氣繼縷帶索
不以負龍章之暐曄也負步杖策不以易結駟之絡繹
也抱朴子暢玄篇
史齊與晏子邶殿弗受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
足欲也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左范蠡曰居家
則致千金居官則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
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懐其重寶

間行以去止于陶史越世家褚先生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今子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有遺行耶東方生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前漢東方朔傳以齊三萬户封張良良曰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户西漢本傳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前漢董仲舒傳辟彊侯子德常持老子

知足之計西漢楚元王傳疏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不知退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即日父子俱移病上疏乞骸骨西漢本傳殷興曰外戚家若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娶婦盼睨公主愚心實不安富貴有極人當知足漢光武田豫為衛尉乞遜位司馬宣王不聽豫曰年過七十而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稱疾魏志虞玩之年老請退表曰四

十仕進七十懸車壯即驅馳老即休息知足不辱臣知足矣齊書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僧虔固辭台府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登三事我若復有此授乃是一門有二台司吾實懼焉同上韋世康拜吏部尚書前後十餘年間多所進拔謂子弟曰吾聞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將懸車汝輩謂何子福嗣曰大人澡身浴德名立官成追蹤二疏伏奉尊命隋書韋世康在吏部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禄豈須多防滿則退

年不待暮有疾便辭隋高祖　李義琰宅無正寢弟為市材送之義琰曰既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不許舊唐書本傳　張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嘉貞曰吾貴為將相何憂寒餒若其獲罪雖有田宅亦無所用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為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聞者是之唐玄宗　李日知拜侍中先天中乞骸骨日知將有請不謀于家歸乃治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

之有若厭於心無日而足也唐書本傳元延祖調舂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饑飽不宜復有所須每灌園掇薪以為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唐書元結傳元有勸岑文本營産業文本曰南方一布衣徒步入關望不過秘郎縣令耳無汗馬之勞以文墨致位中書令亦極矣何得更言産業乎唐書本傳

傳記委贄之臣不採市井之利韓詩外傳

集畏極位之盛滿潘安仁西征賦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張華鷦鷯

賦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張景陽詠史詩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四十二其疏愚食不擇禁忌位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足且獲終於牖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韓愈行狀幸生天下無事時承先人之遺業不識干戈耒耜攻守耕穫之勤韓文感二鳥賦月費俸錢歲縻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　始我來京師止攜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此屋

豈無華於我自有餘中堂高且新四時登牢蔬並韓柳集

氏號為大族五六代以來無為朝士者豈容豈容一作豈愚蒙

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

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

柳與楊京兆憑書

手不能執殳肩不能荷鋤幸因筆硯工得升

仕進途白樂天

鬢雪人間壽腰金世上榮子孫無可念產

業不能營　一日安閒直萬金　優游福祿更難銷

得年非瘦薄長福是單貧　設自為化工優饒之如是

若比簞瓢人吾今大富貴　莫嫌貧活計更富即勞心　有帛禦冬寒有穀防歲饑飽於東方朔樂於榮啟期　身閒自為貴何必居榮秩心足即非貧豈惟珠滿室並上同　團圓便是家肥事何必盈倉與滿箱杜荀鶴　一身既飽暖一家無怨咨家雖有畆畆手不秉鎡基皮日休集　季子今二頃楊雄才一廛伊予有南畆數已踰先賢李義山集

福不可以屢僥倖得不可以常覬覦　先生貧而不言利問之對曰利者商也今既士矣奈何亂四民之業乎

並陸魯望文於臣一生已為萬足王維集

本朝薄酒可與忘憂醜婦可與白頭徐行不必駟馬稱身不必狐裘無辱不必受福甘餐不必食肉山谷

易足

子榮啟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為樂者何也期對曰吾樂甚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既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吾既得為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

襁褓吾既得已行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吾何憂哉家語六本篇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孟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莊孔子謂顏淵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莊子蟪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鷃不貴天地而榮願以足莊齊物論北宮子文其裋褐有狐貉之

溫進其茂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蓽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逌然　庖饌班錯所享不過一味華蓋結駟列道警蹕其容不過容膝子　並列　渴飲河水入腹不過壺漿淮南子

史鄭玄曰家今差多於昔東漢本傳　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西漢食貨　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西漢司馬遷傳　馬援謂兄子少游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欵段馬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

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東漢本傳阮孚曰持一皂囊遊會稽客問囊中何物但一錢看囊庶免羞澁晉書本傳

潘師正曰茂林清泉臣所須也既不乏矣本傳

傳記國子高子曰臣賴君之賜蔬食惡衣可得而食也駑馬柴車可得而乘也韓詩外傳

方丈之食不過一飽綈袍之綉不過一暖袁淮正書

集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文選

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棲一枝可為達士模

左太沖詠史詩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陸士衡池沼足以漁釣舂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臘之費潘岳閒居賦序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壺之中壺公有容身之地庾信小園賦但願守陋巷教子孫時時與親舊叙契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晉嵇康與濤絕交書禽鹿志豐草嵇康絕交書蔬食足充饑何必膏粱珍繒絮足禦寒何必錦綉文文選互見實惠篋中有餘衣盎中有餘糧閉門讀書史清風窓

戶涼韓集此日足可惜詩高嗜綠蔬羹意輕肥膩羊孟東野飲啄既已盈安能勞羽翼劉賓客苟無公私債飲水不為貧元稹集玆焉即可愛何必是吾廬韋應物枯鱗易為水貧士易為施孟東野如鳥擇木姑務安巢白樂天才小分易足心寬體長舒浮榮及虛位皆是身之賓惟有衣與食此事粗關身苟免饑寒外餘物盡浮雲稍無骨肉累粗有漁樵資家田輸歲盡拾此充饑腸並白侍郎日有糲食歲有麁衣饑寒獲同骨肉相保此亦熙熙委順之外益自安

也白傳集寛於蝸舍足於容身富於黔婁壽於顔回飽於伯夷樂於榮啟期健於衛叔寶今何求哉　身間自為貴何必居榮秩心足即非貧豈惟金滿室並同上　畦蔬繞茅屋自足媚盤飧老杜集　一枝聊暫安駱賓王　蓬蒿三畒居寛於一天下杜牧之　田家衣食無厚薄不見縣門身即樂王建詩　以此心目暢敵彼名利途輕微何為者藜藿自有餘李義山詩　每含咀義味獨坐日昃案上有一盃藜羹如五鼎七牢饋於左右加之以撞金石萬羽籥也陸魯望文　坐白

屋有公侯之資食藜羹有卿相之色皮日休集尚儉經營少居閒意思長張文昌田翁真快活婚嫁不離村州縣供輸罷追隨鼓笛喧盤餐同老小家計共田園　晝戟門前難作客釣漁船上易安身杜荀鶴集

本朝生計易足纔蔬畦　人生自足乃為娛並歐詩　三徑粗成資一枝有餘暖　身安一牀足坡詩　陋巷開門負朝日小園除雪得春蔬　無錢種菜為家事　老作諸侯客貧為一飽謀　生當得意樂鷗邊何用封侯墮鳶外

並後山集茅簷適性輕華屋黍酒忘情敵上尊　茹蔬飯糗

不願餘並欒城集吾身眠食耳一飽萬想滅坡詩一室可盤蝸

山谷

無厭

經辛未取郜歸於我辛巳取防歸於我春秋

子不奪不饜　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並孟禍莫大於不

知足老子江河不能實漏卮淮南子貪者難為惠譙子法訓

史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使行曰唯我知汝汝

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汝疵瑕也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之也既而獻之又求其寶劍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 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 管仲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 實有豕心貪惏無厭忿纇無期謂之封豕並左傳 谿壑可盈是不可厭也國語 田蚡嘗討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田蚡傳 猶未足澹澹音贍 其欲西漢食貨志 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嚻嚻苦苦一作若不足也漢武 安世尊為公侯

食邑萬户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西漢張安世傳）

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左）

嬰兒常病傷於飽也（東漢王符傳）

光武賜岑彭書曰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光武紀）

殷興曰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娶婦盼覞王室（光武建武）

宣王破張魯請魏武便討劉備魏武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欲得蜀耶（王隱晉書）

車騎將軍張敬兒好信夢初為南陽太守其妻向氏夢一手熱

如火及為雍州夢一股熱為開府夢半身熱敬兒意欲無限嘗謂所親曰吾妻復夢舉體熱矣又自言夢舊村社樹高至天上聞而惡之齊太祖溪壑可盈志欲難滿齊書

溪壑之欲發乎無厭唐書元載等贊楊國忠于暄舉明經舉業荒陋不及格禮部侍郎達奚珣置暄上第及暄為户部侍郎珣始自禮部遷吏部暄與所親言猶歎已之淹回珣之迅疾唐玄宗

傳記薛元超曰吾富貴過分然平生有三恨不以進士

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劉餗撰隋唐嘉話

集華貂深不足之嘆選表江海誠難滿元微之集早夭羨中年

中年羨暮齒暮齒又貪生服食求不已白侍郎

求多

子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

率天下而路也孟

史無大功以求大禄國語淳于髠曰臣見道傍有穰田者

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

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一本無而字所欲者奢史記滑稽傳

甯成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於人乎西漢本傳

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户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西漢張安世傳

身寵而戴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漢武

昔秦始皇毀壞謚法以一二數欲至萬世而㳂下三萬六千歲之歷言身當盡此度東漢隗囂傳

無毛髮之勞而欲求丘山之用漢張奐傳

本朝宿鳥一枝足爭林終夜鳴陳後山

安分

經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記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在下位不援上庸 君子下不僭上上不偪下記

子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為寡荀 古之為道者量腹而食容身而居文中子

史公孫免餘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受其半 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

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並左李克曰卑不謀尊疏不謀戚史魏世家龍門王通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餐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隋高祖蔬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以自虞戰國策集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文選解嘲布

衣可終身寵禄豈足賴 阮嗣宗詠懷 寧與燕雀翔不隨鴻鵠飛 同上 苟無淩風翮徘徊守故林 陸士衡詩 老龜豈羨犧牲飽蟠木寧爭桃李春 我本蓬華人鄙賤遽泥沙 並白侍郎 回瞻順流輩誰敢望同昇 元稹集 寧為宇宙閒吟客怕作乾坤竊禄人 杜荀鶴 鳳凰不憎山栖蛟龍不羞泥蟠 王無功 逍遥飲啄安涯分何假扶摇九萬為 王維集 身世比行舟無風亦暫休敢言終破浪唯願穩乘流 錢起詩 却厭長裾曳寧辭短褐穿 張丞吉詩 驥路未伸雀羅無慍 司空表聖文

本朝或告狄青當推狄梁公為遠祖青謝曰青出田家少為兵安敢祖梁公哉聞見錄　茹蔬飯糗不願餘樂城集　石守道為舉子時王濆侍郎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介之願也但日享之則可若止得一餐則明日將何繼乎朝享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介所以不敢當倦遊錄

安貧

經君子固窮語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詩　貧而無諂　貧

而無怨難 並語

子貧者士之常處常何憂哉 列 列子窮有饑色有客言於鄭子陽子陽令官遺之粟列子辭 莊

史揚雄家產不過十金無儋石之儲晏如也 西漢本傳 黎藿有八珍之甘蓬蓽有藻梲之樂 晉書葛洪傳 陶潛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 晉本傳

傳記顏蠋曰安步以當車蔬食以當肉 戰國策 大雪丈餘洛陽令出行見人家皆除路而袁安門無行路謂安死

矣令看之見安偃臥問之答曰大雪人人皆餓不宜干人後漢注見汝南先賢傳

集含歡谷汲行歌負薪陶潛自祭文　灌園鬻蔬以供朝夕之膳潘安仁閒居賦

食先人之德無厚生之財陳子昂　故園生事微韋應物

長安布衣誰比數反掃衡門守環堵　長貧任婦愁

手自移蒲柳家纔足稻粱並杜詩　活計縱貧長淨潔白傳集

筆耕為養傭書成學任彦昇表　素尚寧知貴清談不厭貧温飛卿

本朝貧家何以娛樂但知抹風批雨一本作抹月批風東坡集家徒
四壁書侵坐山谷陋巷一生顏氏樂清風千古伯夷貧程顥
和邵康節安樂窩

不安分

經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詩士志於道而恥惡
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語
子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孟

量力

經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禮陳力就

列不能者止語

子短綆不可以汲深荀子

史量力而動其過鮮矣 冉求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

而共者也並左 皇甫規對曰德不稱禄猶鑿墉之趾以益

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漢紀

集量力守故轍陶淵明 大厦既焚不可洒之以淚長河一

决不可障之以手庾信連珠

本朝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僨登阪險而馬不躓欒城集

不量力

經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易多見其不知量也語

子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　挾泰山以超北海並孟

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矣老　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

山也莊夸父不量力欲逐日於嵎谷之際道渴而死北山愚公年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寒出入之迂聚室而謀曰畢力平之可乎髮引千鈞並列子螳蜋怒臂以當車轍莊譬以盲辨色以聾辨聲荀以博塗而塞江海以僬僥而戴泰山短人也荀子猶以錐力墮泰山也荀小敵之堅大敵之擒孫子注言小國不量力與大邦為讐權時堅城固守然終必見擒獲乳狗之噬虎伏雞之搏狸淮南子以一縷之任係千金之重孔叢子策蹇驢而追迅風棹藍舟而濟大川抱朴子以燕雀

之羽而慕沖天之迅犬羊之蹄而覬追日之步劉子

史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左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史張儀傳張儀說趙王曰斷右臂而與人鬬欲無危得乎通鑑以桀詐堯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前漢刑法志以羔犢之弱而扞虎狼之敵也西鄒陽傳錯之瑣才智小謀大晁錯傳以一簣障江河西漢何武等贊譬猶跼跔之襲狗狐豚之咋虎東方朔傳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賈誼傳張儉以區區一掌而欲獨

堙江河終嬰疾甚之亂多見其不知量也東漢本傳投盈寸之膠而欲使江海易色燒一羽之毛而欲令大爐增勢夏侯湛傳譬由蚍蜹之捕羣牛腐肉之齒利劒也漢書步隲表言北相多作布囊盛沙塞江水向荆州吕範諸葛恪云此江與開闢俱生寧有可以沙塞埋也三國吳志步隲傳注欲以片心除衆弊獨手遏羣邪君子不亮其誠羣小共攻其短舊唐書贄傳論持腐株支大厦之顛唐李順贊夫以蝸蚓之餌雜垂滄海而望吞舟之魚不亦難乎唐書

傳記炎帝之女名曰女娃遊于東海溺而不反是為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東海山海經

集機蓬矢以射革　駟跛鱉而上山兮吾固知其不能陞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楚辭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選演連珠以螳蜋之斧禦鋒車之隧袁紹檄不揆蟻蠓之力強舉千鈞之重宋玉對楚王問何異無足而欲行無翼而欲翔魯褒錢神論微縷懸千金陳子昂集謬持蠡測海杜詩千鈞巨石一髪懸韋應物詩手中無尺鐵徒欲穿重圍劉長卿捧爝

火以干日御抱布鼔以詣雷門山李羲　是猶垂蝸蚓之餌以釣吞舟之魚設弓弋之繳以羅垂天之翼之李深　施衆網而加一禽尚不能況張一目以羅萬品而望其飛走大小盡出乎其間可乎之元微　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文韓　童麇來觸犀德力不相及　何異乎蜉蝣爭長於龜鶴秋毫計大於崐閬者哉　逆風撲燎推岸塞河知其難矣文粹唐並　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李斯傳曹鄴讀

本朝有時爭勝不量力何異弱魯攻强齊　安得獨洒

一掬淚欲助河水增滔滔並歐公集司馬公曰燕丹不勝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輕慮淺謀挑怨速禍使召公之廟不祀忽諸罪孰大焉七國紀桓魋武叔不量力欲持一草搖蟠桃臨川譬如撤車驘馬而引丘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險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欒城集欲將駒過隙坐待石穿溜東坡集

隨宜

經深則厲淺則揭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

齊之姜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肴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並詩　禮從宜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　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材斯之謂禮並記

子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　清斯濯纓濁斯濯足並孟　夫待腰褭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嬙

而為配則終身不家矣淮南子齊俗訓

史何必驊騮騄耳而后行遠乎史記樂書浴不必江海要之

去垢馬不必騏驥要之善走史外戚世家未能免俗聊復爾

爾晉書

集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王羲之蘭亭記

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

龍選連珠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不假垂天

之雲選稱家隨豐儉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

舊醅杜詩稱家開户牖量力置園林白樂天

本朝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東坡

彊為

經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詩序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記不順其鄉之所有也

史王吉王崇皆好車馬衣服自奉養極為鮮明而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人怪其奢服其儉故俗傳王陽能作金西漢王吉傳

本朝事到强為須涉迹 邵堯夫

曠達

子身非吾有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 莊 生為附贅縣疣死為決疣 胡玩切 潰癰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遥乎無為之表 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此謂坐忘 並莊 其生若浮其死若休 死生同狀 並莊 吾所以有大患

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老　無町畦莊人間世莊子
將死弟子厚葬之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
上烏鳶食在下螻蟻食奪彼予此何其偏也　莊子妻
死惠子弔之方箕倨鼓盆而歌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
駒之過隙忽然而已　以死生為寤寐以形骸為逆旅
並莊子　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
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衣繡裳而納諸石槨亦
可唯所遇焉　死後數百年餘名豈足潤枯骨並列　魏人

有東門吳者年四十有一子喪之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也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同又奚憂焉列子

高曰人生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羣聚乎孔叢子

史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汎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遊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蔕芥兮何足以疑史賈生傳

達人大觀物亡不可賈誼傳

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閒意司馬相如傳

孟敏荷甑

墮地不顧而去郭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東漢郭泰傳　其於胷中曾不芥蔕司馬相如傳　飛鳥遺跡蟬蛻亡殼東漢王符論　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仲長統傳

向長隱居不仕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讀易至損益卦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後漢　趙岐先自為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圖其像居主位皆為讚頌敕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為牀布簟白衣散髮

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坎本傳劉伶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為心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晉書本傳畢卓常謂人曰得酒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盃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晉書本傳張翰縱任不拘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鱠曰人生貴得適意何能覊官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晉本傳阮修性簡意有所思率爾褰裳至或無言欣然相對常步以百錢挂

杖頭至酒店便酣暢晉書阮籍傲然獨得任情不羈當其得意忽忘形骸　郄超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　阮孚蓬髮飲酒不以世務嬰心常以金貂換酒並晉本傳張翰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時人貴其曠達曰人生貴適意耳富貴何為同上王徽之居山陰憶戴逵夜乘小船詣之造門不前而反曰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耶晉王徽之傳　阮孚曰未知一生能着幾兩屐晉書陶潛為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解印去縣未嘗有所造詣

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遊觀而已　阮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校尉遺落世事（並晉書本傳）顧榮素好琴張翰哭之上牀鼓琴數曲撫琴而歎曰顧彥先能復賞此不因又哭不弔喪主而去（晉書）不事崖檢（宋書）梁蕭恭曰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明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南史梁本傳）放情事外浮沈讌詠（唐書）貴賤苦樂更迭為之亦復何傷（唐高祖）語言之間何足介意（唐太宗）姚崇孫勗自為壽藏於萬安山崇塋之旁署兆曰

寂居穴墳曰復真堂中劉土為臺曰化臺新唐書本傳

傳記馬融才高博洽為通儒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東觀漢記

澹臺子羽渡水子溺死將葬之滅明曰此命也吾豈與螻蟻為親戚魚鱉為仇讎遂以葬之博物志

山巨源舉嵇康自代康曰譬猶禽鹿少見馴育則服教從制長而見羈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高士傳

集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楚辭茍縱心於物外

安知榮辱之所如張衡歸田賦 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何必同衾裯然後展慇懃曹植 微身輕蟬翼潘安仁河陽詩 人生如寄多憂何為善哉行 身名竟誰辨圖史終磨滅謝靈運遊山 以天地為一朝以萬期為須臾日月為扃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巵執觚動則挈榼提壺劉伯倫頌 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求歸于故宅羞以嘉蔬薦以清酌陶潛自祭文 釋域中之常戀暢超然之高情孫綽天台賦 放浪形骸之外王羲之蘭亭序 一隨往化滅安

用空名揚（謝靈運）求一日之足當百年之溢（晉孫綽蘭亭詩叙）宵然遺天地乘化入無窮　聖人以萬幾為貴而我以天下為累聖人以大寶為尊而我以天下為煩（並陳子昂）乾坤水上萍　榮貴如糞土　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此身醒復醉乘興即為家　李白自稱酒中仙　身世雙蓬鬢乾坤一草亭　萬世一骸骨隣家逓歌哭　放神八極外俯仰俱蕭瑟　萬古一死生胡為足名數（並杜詩）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

但得醉中趣勿為醒者傳 達士遺天地並李太白起舞

先醉長松摧 飄然天外步豈肯區中囚 與其有譽於

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

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 奴視法度士

高士例須憐麴蘖丈夫終莫生畦畛 牆頭菊花好

沽酒錢帛縱空衣可準 安得長翮大翼如雲生我身

乘風振迅出六合絕浮塵死生哀樂兩相棄是非得失

付閒人 江魚不池活野鳥難籠馴並韓集 至仁以死生

為傳舍以軒冕為儻來　留名千代不關身並劉賓客肺腑

都無隅形骸兩不羈白侍郎　悠悠天地内一死會相逢

安處即為鄉　鄙斗筲之奚箕哂挈瓶之固守　身後

堆金拄北斗不如生前一杯酒　第一莫如禪第二莫

若醉禪能泯人我醉可忘榮瘁　飄然世塵外鸞鳳如

何追　形骸屬日月老去何足驚　栖心釋梵浪跡老

莊　汩市朝溺妻子非達也囚山林擯血屬亦非達也

若有人與羣動處一代間彼為彼我為我不自潔不自

污不巢許不伊呂水其心雲其身浮沈消息無往而不自得者其惟達人乎　吾觀九品至一品其間氣味都相似紫綬朱衣青布衫顏色不同而已矣　付命有厚薄委心信窮通通當為大鵬舉翅摩蒼穹窮則為鷦鷯一枝足自容苟能知此道身窮心不窮　功名斗藪是灰塵　其生也浮雲其死也委蛻來何緣去何緣吾性不動吾形屢遷已焉已焉吾安往而不可又何足厭戀乎其間　伯倫每置隨身鍤元亮先為自祭文　去有

何顧戀住亦無憂撓　名為錮身鎖利是焚身火　形神兩是幻夢寐俱非實　餘年自問將何用恕是人間賸長身　相看萬里別同是一浮萍（並白樂天）古之達人以生為寄為夢以死為歸為魂偶然即泯為大空與不同生（杜牧之）理涉虛趣心潛（潛一作偕）靜緣室為（為一作惟）生白人則思玄（張說之文）勢去未須悲時來何足喜（白侍郎）惟有不二門其間無壽天（同上）富貴何如草頭露（杜詩）始終者萬物之大歸生死者百年之常分（駱賓王）存亡去就如九牛一毛

長林豐草豈與官署門闌有異乎並王維集 第宅非吾廬逆旅暫留止子孫非我有委蜕而已矣有如蠶造繭又似花結子子結花暗凋繭成蠶老死 天地爲幕席富貴如沙泥白樂天 豈戀腰間綬如彼籠中禽韋應物 匪傷蜉蝣之夕不羡龜鶴之年 得喪雙遺巢由與許史同歸寵辱兩存廟廊與山林齊致並駱賓王 身外皆虛名酒中有全德李義山 雲山不求吾是林泉不責吾非元次山 但令終日酩酊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李長吉集 棄世酒中老謀身書

外貧許用晦集眼豁浮生夢杜荀鶴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生有酒今生醉明日愁來明日愁羅隱功名萬里外心事一杯中　作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並高達夫朝衣在酒家　自覺有家非並姚少監喜方外之浩曠嘆人間之窘束　腹中書萬卷身外酒千杯並溫飛卿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　意遠超超然若萬里之鶴也飄飄然不知冠冕之在已浩浩然不知天地之為大冥機順道迹繫心曠鴻遡清風凌顥氣

翺翔自得於冥冥之間　循大小於天倪既齊椿菌忘壽夭於物化寧辨彭殤　無春夏秋冬四時之行無得失是非去來之蹟　得非我美失非我恥並唐文粹　一朝同物化身與糞壤并　畢竟金與銀何殊泥與塵　貴賤與貧富高下雖有殊憂樂與利害彼此不相踰是以達人觀大物同一途並白侍郎　不恨百年促翻悲萬劫長眼前讐敵都休問身外功名一任它　雲利何方不是家萬齡龜菌等一死天地平並元微之　高士不羈世頗將榮辱

齊物韋應

本朝食方丈飽止一則瓢飲水樂何涯盧陵集　金鐵有時而腐山岳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即易壞老泉　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疾　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東坡　下眠官爵如泥淤　興廢何足弔萬世一俯仰　名高不朽終安用　有生何處不安生　功名一破甑棄置何用顧已向間中作地仙更於酒裏得天全　人之施堂如

物在衡損益銖黍了然覺知堂之受施如水涵影雖千萬過無留者　五更待漏靴滿霜不如三丈日高睡足北窻涼珠襦玉匣萬人祖送歸北邙不如懸鶉百結獨坐負朝陽生前富貴死後文章百年瞬息萬世忙夷齊盜跖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憂樂兩都忘　愛惜微官將底用它年端好寫旌銘　萬古一昏曉　平生寓物不留物在家學得忘家禪　逸韻謝邊幅　升沈何足道等是蠻與觸回翔天壤間何必懷此都　年來

萬事足所欠惟一死　何必擇所安滔滔天下是　譬之烟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不復念也並東坡　坐中客滿誰憂百榼之空身後名輕但覺一杯之重東坡濁醪有妙理賦　雞蟲得失何須算鵬鷃逍遥各自知　收拾乾坤付一壺世間無物直錙銖並臨川　鄉閭等行路何處更為家後山　已將世界等微塵空裏浮花夢裏身　盛衰閲過君應笑寵辱年來我亦平　何侯方丈庾郎三韭較豐約於夢寐卒同歸於一朽　百年雖長要有

終富死未必輸生窮 並東坡

記纂淵海卷五十一

記纂淵海卷五十一